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
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

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率所部歸於延陀爲人
勇烈有謀畧頗爲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
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
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
沙鉢羅特勒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
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侃潛引回紇
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反
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

降永徽元年倂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
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倂率精騎追
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乃獻於社廟又獻於昭陵高宗數
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
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隨先統
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
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突
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

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
黎等七都督仙峒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爲都督刺史
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三十餘
人並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來二十餘
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領阿史德溫
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爲可汗二十四州並
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
衆討之反爲溫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令禮部尚書裴

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暮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匐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崇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於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

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爲羣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强盛乃自立爲可汗以其弟默啜爲設咄悉匐爲葉護其所因溫彥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爲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爲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

督崔智辯擊之反爲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壁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爲骨

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

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
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
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將
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
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
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
馬爲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契丹部衆大潰盡俘
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

爲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
請與武太后爲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
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
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
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
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建議
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
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浸強由此也其年武太

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
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齎金帛送赴虜
廷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
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
聞李家天子種未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
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
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鈴衛將
軍慕容元翦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

令司農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
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
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
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
恒州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
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長少皆殺之武太后大怒
又改默啜號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
應之刺史高敞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

爲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
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
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
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
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
矩爲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爲小
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
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

諸監馬萬餘匹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
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恩平王重俊義興王
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
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
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
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
敗績死者六千餘人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
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

右補闕盧備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
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
病耀武勲列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
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
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
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
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師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鳴沙
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

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
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
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傳之儔傍結諸蕃與圖攻取
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
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徂
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
戰則利貸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

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
鴻臚卿臧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
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
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
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
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
衆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
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

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

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

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羣議不同睿

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

於城下軍皆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

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

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

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

爲朔方總管始築壅門默啜西擊婆葛破滅之契丹

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

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爲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

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
同俄特勒妹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
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
勒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
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
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
咄祿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壻高麗莫離支高
文簡跣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

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
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
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
壻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
首領阿思布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
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
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逆率頡
質畧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

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其諸弟并親信畧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瞰欲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勒所殺瞰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

已七十餘蕃人甚敬服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岡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

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瞰欲谷曰
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得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
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
築城壁造立寺觀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及
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
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
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
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

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
駿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
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
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瞰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
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駿兵馬計亦無能至
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
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駿與
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駿兵馬不

來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
衙帳而王駿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
擊之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
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
庭因縱兵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
女而還噉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凉州羊馬時楊敬
述爲凉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噉欲
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領軍

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等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
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
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
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
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
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
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
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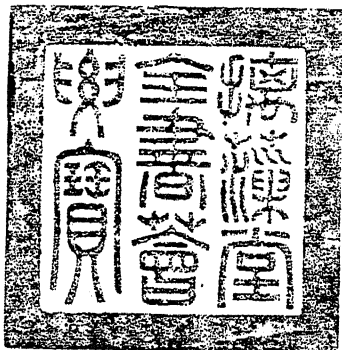
愛人衆爲之用關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瞰欲谷深
沉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
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
其大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
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
殺與其妻及關特勒瞰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
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
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

曰可汗既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自是嘗令突厥入仗馳射

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鳴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
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夫突厥
者正同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以武義臨之文
德來之既憎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
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
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許
其從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覩神藝之一發恩義
俱極誠無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

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與物
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
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即殪元方
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洿何塞過責特願勿復親
通使知分限行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兩曜之鑒祛
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
駕設讌厚賜而遣竟不許其和親自後減絕無聞

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謄錄監生臣魏綿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

一百九十九
二百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防十五

北狄六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

木杆可汗之子

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

分爲二

大邏便即阿波可汗

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

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
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
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
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
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
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閭洪達頡
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爲處羅便
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至其

子達漫號泥掘處羅可汗

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羅可汗號同非一人也

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率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

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强大臣

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

頭之孫

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遂分爲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間死後自立爲步迦可汗

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爲可汗

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

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

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

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

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

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
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之大喜興兵襲之
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
特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
左右徃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闕
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
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遇江都
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大唐已革命歸京師

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於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寶王
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
處羅既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
祖不許羣臣諫曰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
必爲患遲迴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可汗於內殿與
縱酒既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
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
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爲

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

校豐州都督封賓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
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
薩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
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
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
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
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
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

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

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
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
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其強無恩於國部落咸怨
葛羅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
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
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
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初統葉護令伯父分統
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

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啞利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

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没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其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

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爲兄弟

既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

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吞河

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俄設立是

爲沙鉢羅啞利失可汗

啞徒結反

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

馬五百疋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

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

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

咄陸部落置五大噉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矢畢置五
大侯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
首領五咄陸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
葉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唃利失既不爲衆所歸
部衆攜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唃利失以左右
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唃利失奔其弟
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侯斤與統吐屯等召國
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唃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

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啞利失復得其
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竝歸啞利失十二年西部竟
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啞利失
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啞利失咄陸可汗
又建庭於烏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
馬結骨火燭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啞利失爲吐
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啞利失窮蹙奔於鏃汗
而死弩矢畢部落酋帥迎啞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

勒而立之是爲乙毗畧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
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
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
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勞貞觀十五年
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冊授焉耆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
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
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
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

既弔其國弩矢畢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擅取而斬之以徇尋爲泥熟啜部將胡錄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

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
乙毗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
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
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
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
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阿史那步
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居

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
葛邏祿畢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
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
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
二年與其子啞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
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
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
所部勝兵數十萬竝羈屬賀魯

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月木昆律啜二曰胡祿

屋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啜啜四曰突騎賀
羅陀啜五曰鼠泥陀處半啜弩矢畢有五俟斤一曰阿
悉結闕俟斤最爲強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
噉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熟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
斤

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啞運爲賀咄葉護
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
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
回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
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
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

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

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閭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

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爲安

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啜等二萬

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

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塔

吐答反

達官等二百餘人賀

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

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

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啞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涅達干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反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竝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

卒詔葬於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
室黠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黠密爲十大首領有兵十
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爲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爲
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
處月處密等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
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復攜家屬
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
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

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
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
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矢畢部落因令與盧永慶等准
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
令彌射步真俱率所部從颶

於畢反

海道大總管蘇海政

討龜茲步真常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
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
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

事則可克捷乃僞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
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
收斬之其後西蕃咸言彌射非反爲步真所誣而海政
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
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
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
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
都護押五弩矢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

元年爲來俊臣誣構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
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克安
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
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於長安○阿
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
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爲步利
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

汗押五弩矢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卹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

部督二十員各統兵戈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隣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竝爲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賫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

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
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
表欲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
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
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娑葛俱殺
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
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

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
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
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
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互市使者
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
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
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爲相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
中久乏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竝爲蘇祿所掠而去安

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
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
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
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
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
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
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
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

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于都摩度兩部最爲強盛百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于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于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于自相攻擊莫賀達于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

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于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于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

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野古覆

羅竝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

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

啞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

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

傍阿得水則有阿啞曷截撥忽屯干具海曷比悉阿嵯

蘇拔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嶺海東西蘇路羯三索

啞蔑促薛忽等諸姓

啞因結反

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

阿蘭北振九離伏盟昏等

盟鳥沒反

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

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竝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竝云有勅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歛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

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真莫何可汗
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處羅
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爲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
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
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此其異也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也

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陀蓋其

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爲強

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
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護其主夷男
於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爲毗伽可汗居大漠北俱淪
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
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
史那杜爾爲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韋
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歛其國且行萬里既

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
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反其使者羣臣或云許
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
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
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
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
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
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可數

萬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陁爲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許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陁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陁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僕骨

僕骨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畧同在多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隣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也其大酋婆匐侯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畧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

政亂太宗時其酋侯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
泊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
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
縣倉廩爲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
北尋爲回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羅祿北庭
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爲三部自相

統攝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
以爲糧兼捕魚射獵爲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
以爲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死亡
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畧與突厥
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大唐貞
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者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餘其地

豐草盛人皆殷富其酋侯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
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有餘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
水二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
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着木脚冰上逐鹿以
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
稍別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

通中國其大酋俟斤多濫葛共率所部朝見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
千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
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契苾羽

契苾羽在多濫葛南兩姓合居勝兵三千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
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
三四人衣鹿皮食地苔其國俗聚木爲屋尊卑共居
其中

俞柁

俞柁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

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牛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
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漠相接

白霄

白霄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
列地爲州即其酋長爲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竝貞觀
二十一年通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八

史部

通典卷二百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六

北狄七

庫莫奚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

其地在今柳城郡之

北

其俗甚不潔而善於射獵好爲寇抄後魏之初頻爲

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

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

樂水北即鮮卑故地

一名如洛環水
蓋饒樂之訛也

每部置俟斤一人

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

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韋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

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

奚部落並
在今柳城

郡東北二
千餘里

○大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

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戮死
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妻時魯蘇牙
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
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妒主榮寵乃
上書主是庶女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
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又封成安公主女韋氏爲東光
公主以妻魯蘇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并爲慕容氏所破俱
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爲
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
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
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
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
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

和龍今柳城郡

多爲寇盜魏太

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

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吐六于部各

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

密雲今郡

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

部落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

遠人之情悉令給糧還本部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

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迴紇臨

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爲

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畜牧○大唐貞觀二

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

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

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

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

羈縻松漠都護府屬今柳城郡

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

殺都督趙文翹舉兵反陷營州

今柳城

自號可汗命左鷹

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

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碕

石黃虜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

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

今信都郡

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

州屬縣

今河間郡

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

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官軍又

大敗孝傑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

爲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沙吒忠義爲

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爲其家奴所殺其黨遂

潰開元五年十一月封宗室女爲永樂公主出降契丹

松漠王李失活十年閏五月勅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爲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漠鬱千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并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竝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畧可汗常以吐屯潘埏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啜水蓋犢子

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
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

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
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
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
同乘牛車蘧蔭爲室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
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
木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
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

與靺鞨同婚姻之家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

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
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
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
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
開皇大業中竝遣使朝獻○大唐所聞有九部焉屢有
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
如者室韋納婆萬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竝在柳城
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地豆于

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落侯

烏落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爲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

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完水東
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
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貞觀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
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
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
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大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
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
丹北與烏丸爲鄰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隨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
髮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
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
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

霫

霫匈奴之別種隨時通焉與靺鞨爲鄰理黃水北亦鮮
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於頡利其

渠帥號爲侯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
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
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恒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
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着雪而滑
如着屨履縛之足下屨先叶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
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馬上阪即手持之而登

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爲舍丈夫剪髮樺皮爲帽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

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遂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
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
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
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韎韐有乘海至
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犇遣其子可
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韎韐不
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
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陀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
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侯斤死子菩薩立
○大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
邊頡利遣騎討之戰於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迴紇由
是率其衆附於薛延陀號爲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其
地沙鹵有大羊而足長五寸及薛延陀之敗其大酋胡
祿俟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請同編戶自突厥衰滅

其國漸盛國主亦號可汗開元十五年使大臣梅祿啜
來朝獻名馬焉

按諸家敘突厥事以梅祿爲突厥
官號尚謂突厥見存乃未之詳耳

骨利幹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侯斤同居勝兵四千
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索駝筋骨麕壯好者
日行數百里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
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大
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獻駿馬十匹

結骨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貪漫山

多林木夏沮洳

沮洳據反
如人庶反

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

紇北流踰山逕其人竝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

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

者悉黥手以爲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

人服飾以貂豹

女滑反

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

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每一姓

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一床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斃
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爲墳墓以木爲室覆以木皮土
宜粟麥繇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雨鐵收而用
之號曰迦沙以爲刀劍甚銛利其國獵獸皆乘木升降
山墜追赴若飛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
其君長遂身入朝

駁馬

駁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

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
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其
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
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

浦波反

以馬及人

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
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桦皮根爲盤盥隨水草居止
累木如井欄桦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蓐如氍毹而寢處之
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竝駁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

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
語不相通○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

突厥謂駁馬爲蜀刺亦名蜀刺國

鬼國

鬼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著渾紉
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
米粟噉鹿豕及蛇駁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三十
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陸闕侯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
其駁馬鹽漠念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
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大唐
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
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
詣闕稽顙請太宗爲天可汗制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
行可汗事乎羣臣及諸蕃咸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
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

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傅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西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爲肉籬詫

丑亞反

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

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國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

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
羌分散各還本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
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
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
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
女爲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疋
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
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

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
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
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
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
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
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
侍子喻其解辯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
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

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
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
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
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
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鑑此臣所以極言而不
隱者也竊唯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竝叨殊獎或
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氊裘
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申覲朝章知經國之

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
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邱之
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
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狐恩旋生於
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
云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
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
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

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
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
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
原之僭也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
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
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以使胡人得法況得處之中國
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
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

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
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
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
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
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
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
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氍毹美
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

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
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
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
嚮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
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
邊人繒綵麩藥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
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
使由余効忠日碑盡節以臣愚見國家方傳無窮之祚

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廷議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玃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言蚊蚋螫人驅之而已是爲中策漢武輕膺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爲下策秦築長城勤於

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爲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
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縉紳則守和親
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
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
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
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
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
愛子邊境不選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

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疎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

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貺以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擁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貺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

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十里之地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

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貺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刃頭曼

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
知和親之不能久安而爲之者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
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沉謀內斷
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疎而絕之此其
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漢
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
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
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

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

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

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

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

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

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竝爲戎妻

媼鳥老反

烝母報子從其

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

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

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
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
有踰於昔百人之食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
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之資邀綾紈
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
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馬得
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感當其強也又竭
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

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貺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

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貺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

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楮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車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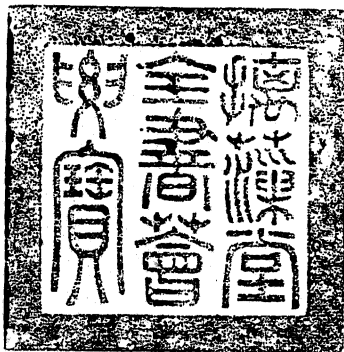
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
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箏篳御則胡牀食則羌炙
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
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
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
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强弩非
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克寘之度外譬諸蟲豸方
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貺故曰班固

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
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
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
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冤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
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翫聲色或
窺圖籍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患劉起居
武指云秦逐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
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

耶



通典卷二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魏綿曾

法人
佛
陀
教
育
基
金
會
釋
淨
空
敬
贈

